

美丽高州我的家(组诗)

■ 庄家银

啊,高州,你是人间的天堂,
我的心为你牵动,梦为你欢唱!
啊,高州,你是幸福的向往,
我的爱为你倾洒,情为你奔放!

力士献荔最将风味念家乡,
宝塔神笔长写天上文章。
年例的火把映红乡亲的脸庞,
你听那高凉鼓韵还在俚寨播响。

千里田畴好一幅山水画,
万顷果海掩映崭新农庄。
幸福的汗水酿出生活的琼浆,
你看那蓬勃城山昂首奔向小康。

一片好心万世景仰,
古郡名城承载厚重荣光。
这里是潘仙故里,
大爱情怀一生济世慈航。

一条鉴江千年流淌,
温馨小城守候岁月吉祥,
这里是中华荔乡,
年年岁岁洋溢甜蜜芬芳。

荔乡之恋

荔乡的果儿,梦幻的诗篇,
一个个美人露出了媚眼。
千里彤云山海连,
漓琰珍鲜相见恨晚。

荔园的雨点,坚贞的誓言,
回眸一笑时光瞬间温暖。
驿路红尘人去远,
大唐佳话传唱千年。

荔枝红了,荔枝红了,
人间最美六月天。
走过了万水千山,
荔枝飘香是永远的故园。

岭南醉了,岭南醉了,
世间浪漫妃子恋。
两颗心相依相伴,
这里还是那甜蜜的夏天。

甜蜜沙田

甜甜的水,甜甜的风,
甜甜的歌,甜甜的梦。

静静的守望故园月明中,
暖暖的问候今朝又相逢。

一片神奇的土地,
一棵棵摇钱树枝叶婆娑。
一双双灵巧的手,
为你捧出灿灿的金果。

一方幸福的家园,
一张张笑脸似星星闪烁。
天天都是好日子,
生活就这样红红火火。

甜甜的水,甜甜的风,
甜甜的歌,甜甜的梦。
静静的守望故园月明中,
暖暖的问候今朝又相逢。

甜甜的水,甜甜的风,
甜甜的歌,甜甜的梦。
岁月愿凝结满沉向果实,
我们绽放着快乐的笑容。

梦幻仙人洞

云也轻轻,雾也轻轻,
绿野净土梦幻仙境。
风儿知人意,轻拂人禅定,
走近自然放下疲惫的心灵。

竹浪摇动灿烂的阳光,
迷人的山花在梦里飘香。
千年的老树依然挺拔苍青,
粗壮的老藤还在缠紧旧时光。

月洒洒下洁白的月光,
眷恋的白云在久久守望。
幽幽的涧谷长年送出清凉,
满山的青鸟总在无忧地鸣唱。

云也轻轻,雾也轻轻,
绿野净土梦幻仙境。
风儿知人意,轻拂人禅定,
走近自然放下疲惫的心灵。

山也多情,水也多情,
流泉飞瀑清音最动听。
雀花开正艳,展翅欲双飞,
让人间相信那不老的爱情。

劳动,幸福的源泉

■ 潘冬梅

劳动是人生的支柱,是每个人都可以依靠的基本生存拐杖;劳动,是生活的船桨,默默渡我们前行,让我们驶向梦想的彼岸;劳动是坚固的桥梁,架起我们的希望,让我们越过困境,奔赴美好的未来。一句话:劳动就是幸福的源泉!

劳动是建筑工人用汗水铸就万栋富丽堂皇的高楼。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农村,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归功于咱们的建筑工人艰辛的付出。是他们每天劳动流下的汗水凝聚我们的幸福;是他们每天日晒雨淋换来我们的安逸。每天晨曦初露,建筑工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起早贪黑忙劳动,不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更是为了造福他人。

记得周末,我约几个闺蜜一起爬山,因为怕晒,所以我们早早出发,我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们最早,不料工地上的建筑工人比我们还要早。我们路过工地时,在晨风中依稀传来叮叮咚咚的砌砖声、抛砖声、铲泥浆声……我的目光追随各种嘈杂声望去,十几个工人穿着旧衣衫,那脏兮兮的外表显然失去了他们原本的光华。可是他们干劲十足,欢声笑语,画面和谐幸福。我想:他们的手上,身体上,脸上应该都留下了不少风刀霜剑的

印痕吧?为了与家人明天更好的相聚,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为了一家人的幸福,再苦再累他们也甘愿劳动。

劳动是农民伯伯用辛勤的双手在农田耕耘从而收获粮食和财富。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使汗如雨下,他们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个院子,一个果园,一个菜园,一方鱼塘,一亩田……都能让他们都托起一个温馨幸福的家。

我的家乡几乎一年四季农作物丰富,如:春季有人心果;夏季有荔枝、龙眼、芒果;秋季有橙子、柑橘、柚子;冬季有甘蔗、玉米、薯类。这些不都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吗?每当我回家一次,大包小包的都是城里非常难得的珍品啊!难道这不算父母劳动所给我们创造的幸福吗?

劳动是环卫工人日晒雨淋把我们的城市打扮得既可爱又美丽。他们早出晚归,把每条街道每个角落都打扫得一尘不染。如果没有他们清理,我们无法想象环境将是如何受到污染。每天六点半我上班的路上总看不见半点垃圾,我揣测凌晨至清晨时刻美丽的背影,让我仿佛听到清脆悦耳的扫地声……

劳动是可敬的医生救死扶伤。他

们以人民的健康为己任,用爱心捍卫每个病人的健康,竭尽全力服务。好医生一定有良好的医德,为了每一位病人能够早日脱离苦海,医生始终默默奉献。每当我看到八十多岁的钟南山院士依然站在前线为人们开启着健康之路时,我为之震撼,同时又无比敬佩。

劳动是交警默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保卫行人的安全。无论黑夜还是白天,不畏严寒酷暑,哪怕在风霜雪夜里,哪怕暴雨台风等恶劣的天气,他们为了人们的交通安全,愿静静地挺身而出,为人们筑起安全屏障。

劳动是天下慈母般的老师,用自己的青春为每个孩子描绘出生活的蓝图。教师犹如那柔和的春雨,无声无息地滋养着每一个幼小的生命,促使其茁壮成长。教师这一职业,被誉为天下最光辉的职业,他们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只为让每一朵花朵绽放最绚烂的光彩。

劳动最光荣!天底下劳动者千千万万,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位劳动者都值得我们尊敬。每一位劳动者默默的努力付出,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充满希望。劳动是通往幸福生活的桥梁,只有通过劳动,我们才能创造出更加幸福和美好的未来。

平安山影像

■ 黄俊怡

鲁迅有七年在抄古碑中度过,那段岁月难免孤独。他曾感叹命交华盖,于是《自嘲》中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诗句。

回首2010年至2017年那段漫长岁月,我在珠江流域城市辗转,常常独行山中,那时的我并未完全入世,对山有着一颗敬仰的心。工作之余,在面面对彷徨无助时,我多半“躲进小楼成一统”,几度没人在群山之中。

平安山在广东惠州博罗县境,位于柏塘平安林场,海拔高达近千米,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初次从广州坐车到平安山,在进入象头山自然保护区,经过山外林场,一排排树木高高耸立,像列队等候远方的来客,来这里的人,没有客人的处尊养优,他们朝山而来,是游客,也是熙攘人眼中的芸芸众生。众生本无分别。

柏塘始建于明崇祯二年,据说因墟镇分布几处池塘,塘边有古柏,柏塘因此得名。柏塘是客家之乡,也是侨乡,民风淳朴,农民世代以耕读传家。到了平安山旅游景区范围,山色在眼前,四周是宽广的平原,分布着茂郁的山野气息。田里生瓜瓜果,有草莓园、种植豆类、藤类、茄科类植物。路边有乡下小贩卖香蕉,畔山人家挂出写着山水豆腐的招牌,那是客家风味小食,当地人做的小本生意。每次经过,我偶尔吃一份,也算融入一地乡风。

平安山景区有平安峡漂流,漂流全长3公里,其中分布若干瀑布据点。假期游客多从四方而来,买票进入漂流区域。我多次来到这里,沿着小路,另辟蹊径登山,然而不需买票。我从另一条山路通往山的高处,沿着陡峭的山往前走,山间潺潺流水,回荡耳边,有如天籁之音。树木参天,这些古树,少则逾百载树龄,除了杉木、梧桐树,有些古木,我说不出名,看着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油然而生出愉悦,叫人暂且忘却尘世的浮华与喧嚣。到了山顶,看到一番景象,一溪清水流经古庙前,平地而起,一座斗拱结构唐式建筑展现于眼前,拾级而上,建筑物错落有致,塔与楼互相辉映,格调尽显唐风古韵。

我跨越数百里路途跋涉而来,造访这座元音古寺。古寺肇建于唐,原名玄德古寺,曾有“万家田”的美誉。其山毗邻原名遐迹的罗浮山。唐代崇佛,自开山以来,香烟缭绕,晨钟暮鼓,一代又一代的朝拜者络绎不绝,沿山而来。唐代的影像已全然看不到了,历史和传统需要时代衔接,需要传承下去。后者在这里沿山重建,再现了这座唐代风格雄伟的建筑。在建设期间,我不止一次登上了元音古寺,见证了这里一栋栋建筑耸立,没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根本无法完成这项浩大工程。禅房未建好的时候,在山上住的是寮房。一排平房,提供给静修者调养生息。假期约上三两好友到来,暂别都市的繁华,在这里可将身心与自然融为一体,找回内心久违的宁静。山间的静,就在眼前,不寻而能自得。

山中古树环绕,环境清幽。古庙禅修者沿袭古人“出坡”,农禅并重,开垦耕地,种植萝卜、土豆、西红柿、辣椒的青菜瓜果。城市的饮食味厚,在山上可以吃到一种清味,如焖土豆、山泉水酿造的豆腐,口味自带一种甘美。原来世间美味并非皆在茶楼酒肆觅得,也并非要大鱼大

肉。游走山上,潺潺流水,有如梵音。清风拂拂,明月映照,古今何其相似。独静与美好被山间岁月占据,只是“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这样恬淡的时光,于俗世中的我来说,稀有难逢。每当从异地路过博罗境域,我偶尔请司机调转头,重访平安山,登临望远。

往返之间,我认识了参与古寺建设的张氏夫妇,间中有文化上的交流。张先生妻子姓陈,她懂得一些建筑设计。陈女士穿着亮丽,打扮雅致,身上流动着浪漫主义的元素。夫妇俩在古寺引荐了陈居士与我认识。那时候陈居士在恢复古庙建设,为打造对外静修的禅房投入了巨大精力,我曾在这里与陈居士交流过禅宗文化。喜欢到这里来,有一个原因,在此游学能感受到浩瀚的汉唐文化遗韵。陈居士言谈不多,点到为止,他那时事务繁忙,很难能跟他说得上话,他与我是同乡,偶尔在手机上复我信息,字字珠玑。

在一个秋色渐浓的黄昏,我与一位商人朋友和田野先生来到了平安山,那时候我们的交情像秋色一样淡。山上飘着丝丝落叶,深黄的,淡红的。陈居士在古庙里等候我们的到来,天色渺渺,飘过阵阵夜风,我们在藏书室然而而坐,轻松而谈。陈居士广学多闻,深谙传统文化的义理。我们在此进行过一次文化的交流,谈论次第,修学总要一步一步去积累,夯实基础。谈禅,体现的是儒与道的智慧。禅,处处充满机锋,“空”才能“有”。在谈话间,陈居士说起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与乡下有“烟草大王”之名的陈姓商人有过交集,他冀望我们联络陈先生,友人说陈先生是商场中人,恐难对传统文化持正面看法。虽可联系到陈先生,静坐一旁,我亦无语。

此后,我日渐忙碌,来访山中少了。2018年秋日的一天,突然看到陈居士逝世的信息,我感到一阵悲怆。彼时,我正在粤北地区工作,搭上一已快速发展了二十多年房地产行业的老班车,职业生涯达到了一个高度。我想起曾经有一段迷茫的岁月,不知道人生该走向何处,我在山中古庙静居,陈居士托人传话我回到故乡去,他说我的缘在那里,拨开我闲心中的重重迷雾。

三年后,我收到消息,昔日同我一起到访平安山的好友与田野先生已看破人生高高低低的起伏,悄然隐居山林,我们联络日渐减少。路往日人入往的山上,人迹渐稀,秋风起时,飘过阵阵萧索的落叶,一别数载,往日的人事渐渐凋零。过往偶有联络的陈女士,长年在云南高原地带旅游,拍回一张张典雅精致的图片传送到微信,有风景集合,也有美食的展示,她说,很久没有回到平安山了。

平安有止息干戈的寓意,我始终认为,我行走过的平安山是一处福地。我曾在那里回向祈愿天下太平。去年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战火纷飞,多少人流离失所,无所依归。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不断,国际社会并不太平。社会变迁超出我们的预料,人世变幻有时候令人猝不及防,我们在外漂泊多年,人到中年幡然醒悟,峰回路转,业余从文,我深知文以载道的艰辛。

这时,这山的形象如像在昨日,遂又浮现于眼前。我告诉自己,孤独并不可怕,身居客尘,我并非避世,我终究没有成为山林的隐逸者。

第十六章

◎ 小说连载 ⑩

上章说到蒋刚带着韩小倩委托到市区投递的信件,准备出厂时在厂内九号路遭遇了车祸,虽送医后死里逃生却昏迷不醒,而在办公楼里的韩小倩对此还浑然不知。

韩小倩前脚把信件交给蒋刚,后脚就满怀心事地来到龙涛明的办公室门口。门敞开着,见龙涛明正在批阅文件,她敲了一下门。龙涛明抬头看着韩小倩含情似水的大眼睛,柔声地问:“有事?”韩小倩“嗯”一声便走进来坐到龙涛明办公台对面的椅子上。龙涛明放下手中握着的笔,亲切地望着韩小倩。

“亲爱的,我们俩恋爱这件事,被我家和罗家发现了,昨晚两家长辈对我兴师问罪。”韩小倩闷闷不乐地说道。

韩小倩与罗为斌订过娃娃亲这桩旧事,龙涛明早已听韩小倩解释过。他宽慰韩小倩道:“爱情,长辈们刚听到消息,有激烈反应,这属正常。他们接受,要有一个过程。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呀?我们并没有公开哦。”“我昨晚也觉得这事有蹊跷,莫非我爸有内线?哎,亲爱的,我想干脆把我俩的恋情公开,好不好?”韩小倩想到昨晚家里的情形,心里的难受就涌上心头,明明是两情相悦,却要受长辈们的旧思想摆布人生。

江南市这片土地养育的儿女就是生来孝顺,龙涛明明白韩小倩的心思,但也体谅长辈们的心情。他沉思一下说:“这样会更刺激他们,我觉得还是水到渠成为好。爱情,你说呢?”韩小倩想想也是,便说:“我听你的。”说完双颊扑楞扑楞地抛给龙涛明一个深爱的电波。

这时,办公台上的电话急促响起。龙涛明按下免提键,电话里响起保卫科长陈桂的声音:“龙厂长,刚才厂内九号路成品车间旁发生一起车祸,一名伤者情况严重,已被厂医送市医院抢救,进一步工作请您指示。”龙涛明立即在电话里下令成立事故调查小组,命陈桂任组长,安全科副科长陈建任副组长,并速到现场扣留下肇事车辆和司机,初步调查事故的性质,再配合执法机关的进一步工作。“好!”陈桂迅速应道。

挂断电话后,龙涛明想起今天本就有计划到基层车间检查工作,便对韩小倩说:“你叫小张把车开到厂门口,9号路出事了,我先去现场看看,然后再下车。”韩小倩听到他有突发事件要处理,颌首离开。

回到秘书室,电话安排好司机小张开车来办公楼门口后,韩小倩坐在工位上用力揉了几下眼皮。不知什么原因,她的眼皮突然跳个不停,揉了揉也没用,过一会又在跳。

被眼皮乱跳困扰到了中午,韩小倩感到奇怪,往常跳几下就好了,这次怎么午饭都吃完了还在跳个不停。果然不是什么好事,下

午两点就接到电话,要她到派出所走一趟。

韩小倩马上向龙涛明汇报。龙涛明安排了办公室副主任刘方陪她前往。到了派出所,刘方被交警留在接待室,仅让韩小倩一人上到二楼会议室。门是虚掩的,韩小倩轻轻敲了一下。“请进!”眼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韩小倩推门一看,发现罗为斌独自坐在主持人位置上。韩小倩心里满是狐疑,但面部表情非常淡定。

“请坐!”罗为斌起身,向韩小倩比了个邀请落座的手势。韩小倩微微点头坐下,眼睛望着罗为斌鼻子。韩小倩有一个习惯,她从不直视别人眼睛,只有龙涛明例外。罗为斌盯着韩小倩,韩小倩虽感念罗为斌多年的爱慕,但要她同罗为斌一起却真是的除非“三更见日头”了!不想再为罗为斌的感情多费神,韩小倩将这封信塞进口袋,整理好心情便出了会议室快步走下一楼,叫上刘方姐,一起返回树脂总厂。

当韩小倩经过打字室门口,看到里面女同事们哭得稀里哗啦,便知道蒋刚的死讯已传回厂里了。她心情沉重地来到龙涛明办公室,把罗为斌与她的谈话复述了一遍,并把罗为斌给她的信让龙涛明看了。

龙涛明自然看出了罗为斌信里的情深意切,也为韩小倩对自己用情坚定而感动。他用无限深情眼神望着韩小倩水汪汪的大眼睛,双手紧紧握着她柔软嫩滑的双手,动情地说:“我也送你一句《诗经》里的话——生生死死,与子偕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韩小倩听后,心里甜得像吃了蜜糖。但眼下最要紧的是,厂里该如何处理蒋刚闹车祸死亡这件事?她忍住了扑向龙涛明怀里的冲动,理智地问:“蒋刚的事情怎么办?厂里很多同事都为他感到哀痛。”

“我也是刚才接到通知,蒋刚原来是现职干部,他是来我厂锻炼的。明天上午市公安局将举办追悼会。我已告诉岳主任,由他组织自愿职工参加。”龙涛明轻拍了拍韩小倩的手背。“嗯,那我也去参加。”

韩小倩立即表示道。略作沉吟,龙涛明话锋一转提出了另一件事:“对了,我明天会同冯伯良总工、江华部长赴日洽谈购买设备技术事宜,行程安排了东京和横滨两个城市。你想买什么礼物吗?”韩小倩摇摇头:“我什么都不带,你平安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龙涛明笑着说:“傻妹,我这么大的一个人,还能弄丢了不成?一个星期

气。我心爱的倩啊!没有你,我生有何意义?我现在心碎欲绝,任何言语都显苍白!唯有这首词能够表达我的心:“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升天,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也红

■ 阿明

后就整个人还给你。”

这时,韩小倩听到走廊传来脚步声,轻轻抽出与龙涛明相握的手,看着龙涛明的眼睛期待地说:“涛哥,我想晚上到你宿舍,帮你收拾一下出差的行李。”龙涛明马上想起同韩小倩在住院的那个晚上,她要主动献身的情景,脸上露出了温柔陶醉的表情。但转瞬即逝,作为有大格局的人,龙涛明十分为他人着想。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恢复了理智:“爱情,我何曾不想呀。但你和罗为斌他们不是在查你同谁谈恋爱吗,如果他们知道了,还会留你在树脂总厂吗?”涛明这话刚说完,韩小倩便感觉到人已站在了门外,赶紧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千纸鹤,塞到龙涛明手里,随即转身离去。

她刚走出龙涛明办公室门口,果然看到岳云太手里拿着一袋东西,装作刚刚到来的样子。岳云太将袋子递上前,献殷勤地说:“老板,这里有您出差日本的那套西装,还有一个信封,里面是财务科帮您兑换的日元零钱。”岳云太说完停了停,继续向龙涛明请示:“老板,上次我同您说,我儿子大学毕业,希望安排到咱厂就业。但我儿子却自己决定要去美国留学,前两天已拿到录取通知书。”龙涛明一听,觉得年轻人很有想法,便问考上了哪所大学。

岳云太眼睛里流露出骄傲,乐呵呵地回答:“费罗里达州大学。”“好呀,名牌大学。”见龙涛明真心为他高兴,岳云太接着谄媚问道:“老板,我和老伴商量,想一起送儿子去美国,顺便旅游几天。您若同意,我就办理签证手续。”“去吧,到了那里多拍几张照片回来让我看看。”得到龙涛明这般爽快同意,岳云太感激地连声道谢。说完私事,两人又把话头转回到工作上,龙涛明交代岳云太:“我出差期间,由叶副厂长主持全面工作,有事向他汇报。另外,明市公安局举办蒋刚追悼会,你要组织好。”岳云太遵命应下。

翌日,到市公安局小礼堂悼念蒋刚的树脂总厂职工,超过了50人,主要有厂机关人

员和各车间材料员,陈桂和刘宏宏为了查探情况也混入了其中。追悼会由市公安局政治部廖卓华副主任主持,场面庄严肃穆,蒋刚的亲友哀痛不已,放声大哭,树脂总厂各部室的女同事也纷纷掩面而泣。刘宏宏走在鞠躬致哀的队伍里,假意抬手抹眼泪,暗中四处扫视现场,注意到了几个疑点:为什么没有遗体告别?为什么当日上午死亡,下午就匆匆火化了?特别是蒋刚家属当时还在外地,车祸当天就火化,不符合常理。

刘宏宏深知自己的安危已同蒋刚捆绑在了一起,如果不将这个疑点弄清楚,他始终无法安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或许在火葬场那可以找到线索,于是他决定独自去火葬场探个究竟,便对陈桂说:“陈科,我身体不舒服,想回家休息一下。”陈桂正暗自得意窃除了“心头大患”,没有察觉到刘宏宏的异样,信以为真:“好,你也够累了。”追悼会还在进行,刘宏宏就溜出公安局门口,打了一辆的士,直奔江南市火葬场。

到达火葬场后,刘宏宏出示早就准备好的假警官证,顺利找到了那位烧炉工陈师傅,说要具体了解蒋刚尸体火化的细节。陈师傅被刘宏宏的装模作样吓得浑身哆嗦,忙说:“刘宏宏同志,我坦白交代。”便一口气全盘托出——

昨天下午,有两名公安干警推来一具用白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尸体,声称已办好手续,命他马上火化。陈师傅也看过手续,上面清楚写着亡者:蒋刚,男,二十七岁。

不料陈师傅在做火化准备时,突然停电了。由于火葬场停电是常事,有时要停半天甚至更久,陈师傅请两位干警到外面值班室休息,说一有来电马上就进炉。其实这是陈师傅的“惯用伎俩”,他常常会趁家属不注意,搜身窃取尸体的随身物品,如戒指、项链、手表等。等把人支走,他打开裹尸布一看,发现里面竟是一具年龄约七八十岁的女尸,根本不是手续上写的年轻人。不过因为尸是公安带来的,他也不敢多问,匆忙搞下尸体身上的戒指,再重新包裹好,不一会来电后就火化了。

刘宏宏听完后,脊背惊出一身冷汗,急忙从衣兜里掏出二十元塞到陈师傅手上,说:“这事你永远都不能同第二个人说,否则你和家人将会有生命危险。”不等陈师傅应答,他急忙扭头就走了。

在听到那具尸体并不是蒋刚的时候,刘宏宏就明白自己被抓是迟早的事,按贩毒数量计算,早已达到死刑级别的量刑标准。但如果让陈桂和波叔知道了蒋刚没死,那他肯定会死得更快。他心惊胆颤,从火葬场离开后,满怀焦灼地盘算起了自己的脱身之策……

欲知后事如何发展,请看第十七章。